

外国文学大系

猫王之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猫王之死

罗伯特·温伯格著

疯子的头脑就像地下达宫一样错综复杂——千回百转迷宫样的黑幽幽的廊道，通向地下深处越来越远。

——贾斯廷·杰弗里

警长詹姆斯·戈登极为厌恶地摇了摇头。在他干上警察这个职业的所有岁月里，他所目睹过的千奇百怪的犯罪案件，远比他亲自处理过的不知要多多少。不过今天晚上的这个案子，比他所能回忆起的最棘手的案子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远非只是杀人者手段十分残忍而已。死尸总是令人讨厌的，但使他厌恶的是所犯的罪行中那种单纯的残忍，实在惨无人道。

赖尔登这位负责调查取证的警员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是个体魄壮硕的红头发爱尔兰人，两眼经常充满善意地眨着。不过今天晚上却不再是这样。

“警长，6只大狗，”他说道，同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是想把鼻孔里那股浓烈的血腥味驱赶掉似的。“就我们所知，总共有6只呢。我们本不敢断定，后来我们把那养狗的人弄醒了才确定下来。”

戈登不禁打了个冷颤。总共6只道伯曼猎犬，而且还是人所共知的最凶猛、最富于攻击性的猎犬，全都给弄死了。他周身打了个冷颤，想从精神上使自己恢复常态。还不单只是弄死了，它们还被咬成一块块，再加以撕碎，像是某种原始森林的猛兽干的一般，这真是剥皮剔骨的屠杀。

“珠宝呢？”他问道。

“全不见啦。”赖尔登答道。“跟别的商店的情形一模一样。保险箱给砸了，珠宝一颗不剩全拿走啦。”

“一点线索也没有！”戈登说道，同时把明显的事实指出来。“这个贼，无论他是谁……或是什么东西，十这种勾当实在是太聪明了。”

“目前还不能这样说吧。搞指纹的那几个伙计正在柜台上撒粉末哩。不过我们直到如今并没有时来运转啊。”

“今天晚上也绝不会走运的。”戈登说道。“这个杀人狂一直什么错误也不犯。这家伙至少不是那种愚蠢的东西。”

戈登从口袋里取出一盒口香糖来，塞了几块在嘴里。嚼口香糖是个很不好的习惯，使人显得傻头傻脑的样子，对牙齿也没什么好处。他打算戒了，但那是以后的事，而不是今天晚上。只要这个杀人越货偷珠盗宝的家伙还在格特姆市徘徊，他就暂不戒掉这个习惯。

这种杀人越货的犯罪行为始于两周前。第一次作案时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注意。在罪案泛滥的格特姆市，更深入挣时对繁华的商业区的一家珠宝店进行抢劫，只是小事一桩。只是罪犯设法逃过了商店里安装的高度灵敏的报警装置这件事，才使好几个人感到吃惊。但也就仅仅几个人而已。对于警方来说，这意味着是一桩内盗案。

似是第二桩盗案发生后情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次作案也是在寸土尺金的繁华商业区，弗拉什曼珠宝店的陈列柜里陈列了好些该市里最上等的金刚钻石。除了装有最新式的防盗报警装置外，店主还雇了两个12小时值班的看门人。这两个人以前干过警察，是健壮有力、可信可靠、完全值得信赖的

正派人物，足以应付任何紧急情况。至少在那天晚上以前，他俩还从未出过纰漏。

那贼是在午夜和拂晓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作的案。这个人屋窃贼像幽灵似的很容易地躲过了所有的屋外报警器和扫描器。警察根本找不到破门而入或破窗而出的任何蛛丝马迹。罪犯出入的唯一证据，是陈列柜里的东西给洗劫一空了。另外就是派来守卫这些珠宝的那两个人的尸体。

想到这两个人的尸体，戈登不禁深深地倒吸一口冷气。这两个人全被这位不为人知的杀人犯残忍地给弄得支离破碎。

其中一个的肠子给野蛮地挖了出来，弄碎的肠子扔得珠宝陈列室里的地板上到处都是。警察发现他面朝地躺在自己那五脏六腑的碎块里。死者脸部那令人见了害怕的表情，就连最大胆的调查取证的警察见了也害怕。

第二个看门人的命运对警长来说清楚地表明，他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杀人狂。验尸官的报告讲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这个杀人犯先是把这位看守击昏过去，此时后者对这位劫贼来说已不构成任何威胁了。他本可把珠宝席卷一空而离去，大可不必再犯进一步的暴行了。

但是，这古怪的家伙却无情地把这个人的脖子和脸割成一条条的人肉。其外貌所保留下来的一小点儿地方，使人完全看不出其本来面目了。最惨不忍睹的是，这看守的尸体上还挖去了好几大块肉；这情形表明，杀人者把他杀死后，还把挖出的那几块人肉活生生地吞进了肚里。

随后还发生了更多的犯罪案件，全跟珠宝或罕见的钻石有关。另一个守夜的看门人给杀了，杀死的惨状跟前一位一无二致。今天晚上轮到了这6条狗，全都给撕成了碎片，其四肢则扔得波蒙特百货公司的地板上到处都是。

“你查过佐克这个犯人了么？”戈登问道，同时摇了摇头以清理头脑里的一团乱麻。

“在亚卡姆疯人院，他被紧锁起来了，插翅难飞，”赖尔登答道。“接到电话后，我对此反复加以了查实。完全按你的指示办了。”

“知道了，知道了。”警长说道，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另外，佐克杀人总是有个借口，无论这借口有多么古怪。可这几桩谋杀案却是……反常得不可思议。”

“警长，你可是说到要处了。”赖尔登说道，说话时还心有余悸。“这些行为根本不合理。你知道街上的人在说些什么么？”

“不就是关于狼人的胡说八道么？”戈登讨厌地哼了声说道。“算啦，赖尔登。动物王国里除了人之外，没有哪一种动物会养成喜欢金刚钻和红宝石的习惯。可有人性的人怎么会干出这种残暴的罪行呢！”

“警长，那边！”

他指的是雅各布，此人也是实验室里的一员。他正站在距柜台约20英尺之外的地方，激动地指着地板上的什么东西。

戈登急步走了过去。他默默无言地瞧着那位警察所发现的东西。地板上有一摊血。在这摊血的正中央，明显地显出一个爪印。一个很大的爪印——一只其大无朋的猫的爪印！

“杀人犯原来是只猫！”《格特姆市日报》以大字标题宣布。布鲁斯·韦恩早饭时一边慢慢地小口品味着一杯咖啡，一边琢磨这个故事。他的神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饭吃得很慢，机械地咀嚼着口里的东西。最近有关这几桩

杀人案的阴森恐怖的细节描写，实在不是开心地品味食品的开胃药。

看完报纸后，韦恩整整齐齐地迭好报纸，把它放在碟子的旁边。一种头脑冷静、伸张正义的怒火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但与往常一样。他总是把这种感情严密地掩盖起来。动不动就发火导致判断错误，这种事实太多了。而在他与犯罪分子那没有休止的斗争中，即使是最小的错误，也会导致个情的无可挽回。

闭上双眼后，这位百万富翁对报纸所登载的事情细加推敲。自从第一次抢劫案之后，作案的手法几乎一成不变。警方至今束手无策。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是怎样闯进珠宝店的，亦即怎样躲过了各种安全报警器的。事情看来就像是、这家伙会穿墙术、是从墙里钻进去的。甚至连戈登这样的警察中的顶尖高手，也对血摊中那个猫的爪印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肯定只有蝙蝠侠才破得了此案。

韦恩叹了口气，感到实在困乏得要命，可是一天才刚刚开始。有时更深入静时，由于难以入睡，他会因困扰格特姆市的这位杀人狂一连串的不断作案左思右想。事情看来就像是，有好几回，他的整个一生，全都用到对付那一个又一个的疯子了。难道这个大都会成了个疯子滋生的大本营了？或更确切他说，疯子的出现，就是为了向蝙蝠侠挑战，是蝙蝠侠招来了疯子们吗？这个问题折磨着他的良心，但是他可无法找到答案。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答案。他所了解的一切就是，如果没有他，更多无辜的人就会丢掉性命。这是他所无法容忍的。

把一切幽暗抑郁的想法全部打消之后，韦恩把桌子上的东西推开站了起来。他是个体魄魁伟的人，浑身充满了力量，手臂和胸膛上凸起的一小块块肌肉，就像此伏彼起的钢条一样。由于身材健美且各部分的比例恰到好处，这位百万富翁的块头，在人们第一次见到他时，总是惊叹不已。

可是没有人把他与神秘人物“黑衣骑士”联系起来，这种情形实在是对于作为演员的他那完美无缺的技巧的一种无言的赞美，曾经有一位报纸的专栏作家把他描绘成是“树懒的化身”。读到这篇文章，使韦恩一连笑了好几天。

吃完早餐 10 分钟后，他走进了宅邸下面那不为人知的地下密室，他称之为“蝙蝠洞”。这是有各种车间和实验室的一座其大无比的建筑物。就是在这里，他使自己从凡人变成了超人，即从布鲁斯·韦恩变成了蝙蝠侠。另外，他还希望，他能在这里找到那个幽灵般的杀人狂的答案。

通过使用本市闹市区的一个计算机的方格坐标指示器，蝙蝠侠锁定了每一珠宝劫案的具体地点。他发现，所有的这些珠宝店，全都位于老城区，这地方差不多一百年来仍然风貌依旧。凭着直觉，他调出了所有这些珠宝店的设计图。进行一番研究之后，他失望地发现，这些商店是分别由好几个不同的建筑师设计的。四家不同的珠宝店，建造的却是大致一样的商店，这种情形看来极不可能。

然后，蝙蝠侠忽然想到了另一件事情，他再次对这些地区扫视了一眼。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这几家商店到底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过了一会，他认为自己已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由于向自己提出了错误的疑问，所以警察至今无法找到答案。他们一直想弄清楚，这个鬼怪般的盗贼是怎样破门入室的。因此他们在企图破这一系列无法破得了的案子时便无计可施了。只有他蝙蝠侠才看出了问题的症结。这个盗贼并不是破门而入的，他是在报警器给安装上之前，便已可以自由出

入这些珠宝店了。

蝙蝠侠在调取有关的参考文件时，这些事实便显示在了他的计算机上。100 年前，在格特姆市繁华的商业区下面约一百英尺深处便已开挖出一个四通八达的巨大地下通道网。这些 9 英尺高 16 英尺宽的通道，在马车多得快要塞得水泄不通时，曾一度起过减轻交通拥挤的作用。

这些地下通道系统与市南的铁路货场直接联结，通过它可以直接进出商业区的无数百货公司和零售商店，而根本不必依赖市区的地面交通网络。送货时使用的是在铁轨上行驶的小型手摇车。有 80 余座商店通过其地下办公室与这些通道相联。冬天，甚至连煤也是通过这些通道运来的。

铁路运输的衰落和汽车工业的兴起，使这个地下网络变得过时了。货车把产品直接从生产厂家运抵零售商那里，从而避免了中间商和高昂的转手费用。50 年前，这个通道系统便正式封闭起来不再使用了，它的各个站场也同样给封堵起来了。

现在，蝙蝠侠怀疑，一定是有人重新启封加以利用这地下网络了。但却不是用来送货，而是被这位聪明过人的窃贼用作藏身之处。当黑衣骑士发现这个巨大的地下通道网的名称叫作“地下迷宫”时，他的两眼不禁眯成了一条缝。

蝙蝠侠从眼角处发现有什么动静，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是他的管家兼心腹朋友，名叫阿尔弗雷德。他出现在这个叫蝙蝠洞的地方，说明他有重要的情况要跟他谈。阿尔弗雷德深知，在蝙蝠侠正工作时，最好不去打扰他。

“有事吗？”蝙蝠侠问道。

“本市有线电视台刚才播放了对警署总长林肯的采访，”阿尔弗雷德以精练简洁的话语说道。“我想你也许对他刚才就此案所讲的话感兴趣。”

阿尔弗雷德知道他正在研究这些盗宝杀人案一事根本没有使蝙蝠侠感到吃惊。他的管家对这类事情总是早有预感。林肯这位本市最愚蠢，最无能的警署总长对这种案件发表意见，倒令他惊异不已。

“这位格特姆市的警署总长先生对那些安分守己的市民发表些什么高见啦？”蝙蝠侠淡淡一笑地问道。

“他宣布说，这些大案都是猫女干的，”阿尔弗雷德正经八百地说道。“至于证据，他却一点儿也没有。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这会把这问题与事实搞浑的。”

蝙蝠侠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猫女是他最摸不着头脑的死敌之一。这个狡诈而足智多谋的珠宝窃贼，去年曾使他多次与她交手而难分胜负。这家伙练过武功，功夫不凡且又美丽无比。猫女跟蝙蝠侠所与之交过手的任何敌手一样狠毒无情。不过她却根本不干那种杀人越货的勾当。

林肯认为是她而不是别人丝毫不令人奇怪。这位警署总长的脑瓜简直是个木头脑袋，只有白蚁才会对之感兴趣。可是，他的看法肯定会招来麻烦。猫女会认为林肯的话对她是一种人身侮辱，她可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得罪的角色。

“我们但愿猫女没听见这番谈话。”蝙蝠侠说道，重新把头转向计算机的显示屏。“这个案子不把她扯进去，本身就够复杂的了。”

不幸的是，猫女却偏偏看了这次采访。错过它是很难的。林肯的谈话，在所有的主要电视频道中，在中午和下午 6 点的本市新闻报导中，都成了最主要的新闻。而且在这一整天里，20 个不同的无线电台还没完没了地反复播

放这一谈话。

猫女对警察局长的这番指责大发脾气，结果是不久后，便在她自己的电视机的屏幕上打出了一个张着大口的洞来。当警署总长的话一讲完，她便愤怒地拿起手边的一个花瓶对准电视机掷了过去。跟她的死对头蝙蝠侠不一样的是，猫女塞莉娜·凯尔根本就不懂得要克制脾气，特别是当她被指控干了她所没有干的案子时更是这样。

尽管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可她仍然余怒未消。当她在她的房间踱来踱去时，她那长着又尖又锋利指甲的修氏手指，无法控制地不断合上又张开。“警长大人，猫的爪子，可是不会宽恕人的啊！”她恶毒地想道。“我绝对忘不了对我的侮辱。”

然而，她大多数的愤怒，却并不是发泄在那位信口雌黄的警长身上。塞莉娜·凯尔可不是傻瓜。那个留在血迹中的猫的脚步，并不是因为不小心而留下来的。盗窃珠主的那位才智非凡的真正窃贼，是故意嫁祸于她，而且一点漏洞也没有露出来。

现在，格特姆市所有的人，全都认为猫女就是那杀人越货的真凶。除非她能证明自己一身清白，否则她一生都得背上谋杀犯的黑锅。

大肆盗窃是个重罪。要是当局以抢劫罪而把她捉拿归案，她可得在国家监狱里不知要呆多长时间了。塞莉娜深信，什么监狱也关不住她，可是蓄意杀人的罪名，却肯定得判处电刑。猫女对此可不敢抱有任何死里逃生之想。

同样重要的是，世所罕见的珠主这笔大财也在向她招手。作为格特姆市入室盗窃大师的猫女来说，她认为珠宝生意是她个人的私人领地。塞莉娜痛恨插手这行当的所有人。她那扭曲了的逻辑使她认为，那些金刚钻和红宝石实际上都应该归她所有。她默无言地发誓，要与那幽灵窃贼把帐算清，使那些被盗的赃物归她所有。

由于全神贯注，她的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她伸手拿起了电话机。她决断地想道，是该拜望一下某些相好了，于是她拨了一个记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她的红唇嘟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残忍恶毒的微笑。论惊叫，准也比不上被吓坏的政客所发出的惊叫声。

在她踏上猫女生涯之前，塞莉娜以同样非法的方式来挣饭吃。好几年来，她把自己的玉体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由于擅长于左右他人和反常的情欲之故，她给各种各样的男女顾客提供服务。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格特姆市红得发紫的人。尽管他们千方百计隐匿自己的真正身份，可是谁也骗不了塞莉娜·凯尔。

她善于投机，记忆力极强，对于这些人秘密而不可告人的邪恶勾当，她都一笔笔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她有一大本相片剪贴集，以备自己时运不济时使用。猫女别的什么都不信，她只相信有备无患。这就是为什么她无论干什么都得心应手的缘故。

打了3个电话又过了1小时之后，塞莉娜斜靠在沙发上，嘴上泛起了一丝狡猾的微笑。好几个政客今天晚上恐怕得彻夜难眠了。把他们小小地惊吓一下实在大有好处，这其中便包括市政厅那几个趾高气扬的家伙。今天之后，他们甚至可能会禁欲了，尽管她对此深表怀疑。不过她才管不着呢。

她敢十分肯定的是，她知道那个幽灵般的窃贼的秘密，这才是跟她有关系的事。从市长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处她探听到，警长戈登认为，那位窃贼就流窜在格特姆市商业区下面以前的地下运货通道之中。

另一条来自警察局的不可置疑的消息更证实了这一看法；这一消息还说，定于后天对臭名昭彰的“地下迷宫”进行大搜捕。正义的车轮在这茫茫人海的大都会中已开始慢慢转动。这对“地下迷宫”实在是大好了。今天晚上，她计划对这地下迷宫发起进攻，实施她自己那种风格的执法行动。

在这个大都会的街道那深深的下方，一个孤独的人影在临时搭起的一张床上翻了个身，床上堆着好些大枕头和贵重的小地毯。这个大房间足足有 30 英尺宽，每面墙上都有一个通向那古老的货运通道的黑幽幽的进出口，房间的四处到处乱堆着从繁华的格特姆市那十几个商店盗来的财宝。盗来的这些东西并非价值都是一样的。世所罕见的宝石装在古色古香的高脚酒杯里，而在 1 英尺以外的地方，则堆放着吃剩了一半的炸土豆片的盒子。一罐罐的可口可乐和一瓶瓶世间少见的各种名贵的葡萄酒并排摆在一起。

斜躺着的这个家伙打了个呵欠，接着便坐了起来，用手揉搓着双眼，以便把最后一丝睡意赶出去。他的皮肤呈老象牙那种白里泛黄色，在装饰华贵的两个烛台上燃烧的蜡烛光的照耀下微微发亮，烛光还在远处的墙壁上，投下了一些怪影。这家伙又高又瘦，穿着件轻飘飘的白长袍，只有两只手和脑袋露出在白袍之外。

他的脸长得像一个古代埃及的死神的面具。两片毫无血色的薄嘴唇构成了他嘴巴的口部。两只小耳朵紧紧地平贴在他的头盖上。头上长着密匝匝的一头黑色短发，使他那深黄色的肤色更加显眼。两颊瘦削，像针那样粗硬的两道长眉毛在他那鹰钩鼻的上方连在一起。这样的长相使人对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他那威风凛凛的眼睛上了。

他那深绿色的两眼很有催眠力，幽幽的绿光放射出一种超自然的光芒。古怪得像猫眼的这双眼，在颜色上与他所佩戴的那一块宝石匹配得天衣无缝。这宝石是一块很大的多棱面的祖母绿宝石，晃晃悠悠地吊在他的胸前，悬垂在一条纯金链的下面。这个人每吸一口气，那巨大的宝石便像拥有了不同寻常的生命那样地起伏。

迅速而利索地一扭身，这个肤色泛黄的人便站了起来。像是对此作出响应的，他四周的地板上，这时也忽然涌动着生命。猫，那四面八方的猫，这时便全都站了起来迎接它们的主人。黑猫，灰猫。金毛猫、有条纹的猫、短毛家猫及退罗猫，在穿长袍的人把两臂伸到头顶上像是祈祷时，这好凡百只猫这时也跟着弓起猫腰伸起懒腰来。

这人微微一笑，不过这脑袋长得像死神的人的微笑却根本没有幽默可言。他的目光向房间四周扫了一下，然后便对一个只有他自己才懂其意思的笑话十分恶毒地大笑起来。眨眼之间，对其主子心绪最轻微的变化也心领神会的这一大群猫，便高兴地也跟着鬼哭狼嚎般叫了起来。这光线昏黄的房间，这时便回荡着震耳欲聋的猫叫声。

此人厌烦地作了个鬼脸，伸出手来狠狠地一挥。他胸膛上的那块祖母绿，也跟着发出绿幽幽的光来，映照出他的这种厌烦与不快。像被刀子猛地一切一样，猫叫声立刻停了下来。说真的，在这里，他才是这一大群猫的主人，他是猫中之王。

“安静，宝贝们，”他低声说道，粗厉的声音在这钢筋水泥建成的四壁中回荡。“你们的叫声使我思想无法集中起来。”

转眼之间，他像冻僵了似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深绿色的两眼透出一种茫然的表情。很快，他脸上又透出一丝满意的神色来。“‘午夜杀手’回来

啦。”他的声音里透着得意地宣布说。“是我命令它回来的。”

从最近的一条地下通道里，这时钻出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来，这东西比黑色还要黑，比黑夜还更幽暗。这只杀人的野兽，两眼发出阴森森的黄光，满嘴剑戟森列的牙齿寒光闪闪。这家伙从头到尾有 9 英尺长，200 多磅重，它捕杀别的动物姿态优美，从容不迫，可却凶残之极，是动物王国里的任何其他动物所望尘莫及的。这种猛兽极少被人捕到也永远无法驯服。这位“午夜杀手”就是一只大黑豹。

这只猛兽以低沉的喉音一边嗥叫着，一边脚步无声地越过那钢筋水泥的地板，向猫中之王走去。在猫中之王的胸膛上，那块巨大的祖母绿带着新的威力在起伏着。慢慢地，那野兽喉咙所发出的凶相毕露的低沉嗥叫声变弱了，然后便没有了。在距那个穿长袍的人不到 1 英尺远的地方，这只猛兽停了下来，并几乎变得温驯起来。

那肤色发黄的人一只手紧抓住那光芒四射的宝石，弯下腰来在这黑豹耳后的地方轻轻地给它挠起痒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猛兽竟像一只巨大的小猫那样，高兴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它终于安静地趴伏在地板上。

猫中之王放心地吁出一口长气，然后便直起腰来。即使在他充分地利用这宝石的威力时，要想控制住这只大黑豹的野性，也是极为困难的。大多数狩猎大型猛兽的猎人都认为，黑豹是所有这些猛兽中最危险的动物。它们的野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们活着只是为了杀死别的动物。然而，只要猫中之王仍然掌握着这块祖母绿宝石，他就仍然是兽中之王。

“午夜杀手”最初是在非洲捕获的，它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大动物园里度过的。在他踏上他那独一无二的“征战”后，猫中之王便立刻“解放”了这只猛兽。此后，它便以它那钢牙利爪为他服务，听命于他的使唤。

“我感到她今天晚上要来了。”他跪在那一动不动的黑豹身边低声细语道，像是把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诉它似的。“就是那个我要她做我的新娘的人。有谁比得上猫女更适合于作猫中之王的配偶呢？”

那畜牲懒洋洋地抬起它那巨大无比的头咆哮了一声，同时张开嘴露出它那剑戟森列的牙齿来。“这不关你的窄。”那个人吃吃笑着说道。“要杀死的还有别的人——多着呢。我们在这儿的工作就快结束了。我用了你的爪印设了个圈套让猫女上钩。她只能来这里查实而别无选择。”

“猫女一旦与我们合伙，我们就放弃这些地道。我对黑暗已经生厌。还有别的城市可加以抢掠，还有别的拿不完的财宝，还要品味一下别的死亡的滋味。”

猫中之王把那块宝石举到前额处，再把这跳动着的宝石不偏不倚地安放在两眼之间的鼻梁上。一种神秘怪异的绿光瞬即布满了这个房间。所有的猫不约而同地全站了起来，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举着宝石的这个人。

“现在去吧，”他命令道。“分散到地下迷宫的所有地方去作我的耳目。不许放过任何在这地下通道走动的任何人。你们要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的王。”他双手把那宝石捏得更紧了。“我是猫中之王。”

然后，所有的猫，便像一阵风一样，分散到这地下迷宫的各个角落，只剩下猫中之王和“午夜杀手”，他俩在耐心地等待猫女的到来。

对蝙蝠侠来说，进入“地下迷宫”实在容易得很。他只是希望，出来时

别遇到大多的麻烦。

那天傍晚 6 点钟，百万富翁兼花花公子的布鲁斯·韦恩准时来到了位于格特姆市珠宝专卖区的中心地区的刘易斯顿珠宝店。随他一起来的是一大帮子饮食供应商、装饰商和名工巧匠。当这些人跑来跑去，把这商店的主要陈列室改建成一个豪华的接待厅时，韦恩便兴高采烈地与威廉·刘易斯顿这位该商店穿着小礼服但头发已经花白的经理讨论起他的打算来。

“今天晚上我要给几个朋友开一个小型的、全是熟人的晚会，”他边嚼着由他那位无处不在的男管家递给他的一杯白葡萄酒，边向他吐露道。“有时候，在我那大宅里，事情会变得使人心烦。我想，在城里愉快地过一晚，也许会更加令人愉快。”

刘易斯顿皱着眉头，脸上露出不赞许的神色，清楚地表明了他对韦恩的计划的看法。然而，这位世故的长者却把他的想法留在了心里。

为广大公众所尚不知悉的是，刘易斯顿几个月前资金周转严重不灵。销路不畅迫使他在各方面的运作做出重大削减。破产看来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量硬通货的进帐，突然把这一切全给改变了。该店的销售和服务仍旧继续下来了。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珠宝生意也随之变好。暂时的危机过去了，商店又开始生意兴隆。

对于这些必要的资金来源，刘易斯顿家里只有几个人知道底细。对这间由一家入所经营的百年老店的控制，已不为人知地转到了布鲁斯·韦恩的联合公司了。这间商店的日常性营销运作，仍由原先的雇员进行。但是资金的运作，则严格地由国外的一个董事会来控制，而董事会则只对那位衣饰华丽的百万富翁负责。

今天晚上，韦恩首次对这家珠宝店表现出并不是暂时性的兴趣。他脸色苍白，紧紧咬着嘴唇，像是极力克制住免得大发雷霆似的。威廉·刘易斯顿陪着这位新老板在店里各处巡视。

“那里通到什么地方？”韦恩问道，同时挥着酒瓶敲灰积尘封的货栈端头处挂着挂锁的一道门。

“通到地下室去，”刘易斯顿答道。“那地方糟透了，早就不再使用了。很早以前炉子就安在那个地方。这店是本市最老的店铺之一，开张在这里已有一百多年了。”

“这可是太妙了，”韦恩说道，他那厌烦的口气表露出他的真实感情。然后，他心不在焉地问道：“冬天，送煤是从……？”

“通过‘地下迷宫’送来。”刘易斯顿答道。“你知道那地下通道网吧？”

“我在本市闹市区有好几处产业，”韦恩说道。“但没有一处十分靠近这地下通道旧日那中心送货办公室的。”

“多年前我们使用木板钉死了通向那地下迷宫的入口。”刘易斯顿说道。“早在 40 年代，市里就不再使用那地下通道了。”这老头吃吃地笑道。“但在 60 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曾有人提议把它用作防核尘降的掩蔽所。”

“冷战可真有意思，”韦恩说道。这位百万富翁抓住那商店经理的手臂，领着他返回到主要商品陈列室。

“请别担心你那些美丽的陈列品，”韦恩拍了拍刘易斯顿的肩膀安慰他

指前苏联在古巴设置对付美国的核导弹，后被美国发现而产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危险对抗。

说道。“我绝不会干有碍于重大投资的任何事的，这一点请放心好啦。明天你来时，保证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了。”

花了5分多钟，好几十次地要求他尽管放心，这才把刘易斯顿说服使他离开了商店。再过了半小时，所有人才终于离开了商品陈列室。最后，只剩下布鲁斯·韦恩和阿尔弗雷德了。

“9点啦，”这位百万富翁瞄了一眼手表说道。“半夜以前那幽灵般的窃贼是不会出击的。这使我有3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去查清他的老窝。”

“你不同意警察插手这件事吗？”阿尔弗雷德满脸不赞同的神色说道。

“给警长戈登挂个匿名电话不是还来得及吗？”

“我猜戈登对这些地下通道全都知道。”韦恩说道，接着打开了他那位助手刚才带进来但一直尚未打开的一个大盒子，动手作准备工作，“警署的工作程序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无法作出决定性的行动。等他调派人员进入地下迷宫，那位谋杀犯早就逃之夭夭了。还有就是，”他最后说道，同时仔细检查盒子里装着的東西。“单枪匹马一个人比起一队警察来，找到这位杀手的机会更大。”

“特别是这个人是蝙蝠侠就更是这样了。”阿尔弗雷德深深地叹了口气。

“很对，”韦恩说道，把盒子里的特殊工具全倒在了地下迷宫了。经过一番化装之后，没有几个人能发现黑衣骑士会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块头显得粗矮结实，鼓突突的肌肉在宽大的外衣的掩盖下，不再显得线条分明。只有他那黑色而神秘的长披肩，才显得依然如故。

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支强光小电筒。这电筒是按严格的标准制造的，它能发出一束在几英尺之内才看得见的淡淡白光。他皮带上还挂着一个相似的东西。因为在危险的情况下，正常的亮光会暴露他的出现，所以蝙蝠侠才使用这种照明器材，以便他可以一直走到距其猎物极近的地方。这电筒还极为结实，可以当作棍棒使用。在地下迷宫这种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装备这种工具实在十分必要。

这位反罪恶斗士的另一只手里，则紧握着一支轻型的小标枪。标枪里装有目前威力最猛烈的镇静剂弹丸。蝙蝠侠不敢肯定，到底是何种野兽在这地下迷宫里徘徊游荡，因此他可大意不得。3个门卫和6条狗都死于非命并给撕成了碎片，可得小心为上。只要被这些标枪之一划破一道小口，就是大象也会被击倒在地。

“别忘了把碟子里的食物搅得乱点。”他给阿尔弗雷德作指示，同时拆掉了封住荒废已久的地下通道系统入口的最后一块木板。这入口像某种古代大恐龙那张开着的大口，默然无言地等待着他走进去。“不管怎样，我们要给人以布鲁斯·韦恩用了好几个小时在这里招待过他的朋友的样子。或我们要这样告诉刘易斯顿先生和我们那些雇员。”

“放心好啦，我会在那些人明天来把这些食物拿走之前把场面恰到好处地伪装一下的。”阿尔弗雷德惊恐地瞧着那黑幽幽的入口说道。“你是不是该带张地图去呢？”

“我全都记在这里了。”蝙蝠侠拍了拍他的脑瓜说道。“地图用处不大。”他接着说，一只脚踏进了那迷宫。“地下迷宫的通道全都只有一个方向。向下，不断地向下。”

当蝙蝠侠说他把整个地下迷宫的路线全记在了心里时，他可不是在吹牛。他天生记忆力极强，并且通过好几年的严格训练使之臻于完美。比较简

单的图形，他只要扫一眼便能过目不忘。比较复杂的图形，像迷宫图，虽然他得花点儿心思，但是却并不需要太多时间。

当他跟阿尔弗雷德说，所有地下迷宫的通道全都朝下时，他并没有误导阿尔弗雷德。地下迷宫的通道全都汇聚于该市街道下方 100 英尺深处的一个大货场。

整个通道系统的设计，是为了服务于从铁路货场一直延伸到格特姆市南部繁华商业区的整个地区。每天有上百车的货物通过这些通道运送出去。为了使运作简单，这工程一开始，便修建了两处货物分类分检区。

一处集中在火车站，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种货物先堆放在那里，然后分检出运往商业区的东西。第二处是面积更大的货物配送区，位于它为之提供服务的建筑物之下数十英尺深处。从这里，货物和煤被送往更小的分检中心，再由这些中心进行发货。这时，货物便装在手摇车上穿过各种通道运抵货物的指定收货地点。蝙蝠侠深信，由于主货场太黑和一片乱七八糟，这幽灵般的窃贼，一定是驻扎在其中的一个分检中心站里。问题难就难在既要找到那个房间，同时又不能惊动这幽灵般的窃贼，使他知道自己的到来。

他小心翼翼地沿着与刘易斯顿的珠宝店相连的地下通道向下走。这通道是椭圆形的钢筋水泥式结构，高 9 英尺宽 6 英尺，地板和顶部则成平直形。两条宽宽的铁轨是证明曾有沿铁轨跑动的铁道手摇车沿这同一方向运行过的唯一证据。通道的四壁平而完好无损，一点看不出是年深月久的建筑物的痕迹。每隔 10 英尺远，便有一个小凹龛供安放一盏煤汽灯之用，不过煤汽灯却早不见踪影了。对蝙蝠侠来说，情形看来就像他正穿越打进了地里的一条巨大的管子似的。

开始的时候，黑暗尚未浓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因为从入口的平台处，尚有一缕银白色的光线照在了地下通道上。然而，走出 40 码的一段路之后，这通道便向右拐了个 30 度的弯。这时蝙蝠侠便只好用他那电筒作照明工具了，因为四周是一片完全的黑暗。这种景象实在令人吃惊，甚至还可以说是见了令人丧胆。

蝙蝠侠停了下来，突然觉得胸部有一种很不自在的发紧感。他的呼吸变得短而浅，几乎成了喘气。他还能听到血液在头里发出怦怦声。黑衣骑士也害怕起来了。

一般来说，黑暗并不使他害怕。多年来他便一直与它打交道，并充分利用犯罪分子对黑夜及其所具有的恐怖所产生的疑神疑鬼的恐惧。然而，这样一种黑暗，却是另一回事。

事情并不仅仅是无法看清电筒的小光圈所及之外的任何东西。好几次，他两眼发黑或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绊了一下。不过他总算轻易地不断前进。猛然间，他忽然认识到，正是他目前处身的处境才使他害怕起来的。

他头顶上方是千百吨重的岩石，他和被活埋之别只在于有一道历时一百多年的薄薄的钢筋水泥墙顶起了这些岩石之故而已。这里的黑暗就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因为光线绝对透不进繁华街道下面 100 英尺深的这个地方。在这些地下通道中穿行，就像在死人的王国里游历一般。把它们称之为地下陵寝才更加合适。

这里的空气显得压抑而滞重，虽尚可供人呼吸，但却显得毫无生气且带有一股霉味，跟地下陵墓里的一样。一片死寂笼罩着整个地下通道，像尸衣一样罩住了这个地方。这个比喻虽然十分恰当，对于消除蝙蝠侠的恐惧却一

点儿用处也没有。

黑衣骑士厌烦地摇了摇头，强迫自己向前走去。他在此地因顾虑重重而耽搁的时间越多，那幽灵般的窃贼逃出他手中的机会便越大。

又往前走了 50 码之后，通道变成了左右两处的两条叉道。稍为一想之后，蝙蝠侠走进了右边那条通道。通道不断地向下伸展。

他悄无声息地走着，唯一的声音是他的靴子与古老的钢筋水泥地板接触时所发出的轻轻的摩擦声，此外便是他的呼吸声。

什么东西都一动不动和一声不响。通道的四壁在外形上完全一模一样。虽然经历百年，钢筋水泥的墙壁却一丝裂缝也没有。

地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上面什么样的脚印也没有。如果那幽灵般的窃贼在这些通道里游荡，这条通道他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形对蝙蝠侠来说意味着，他极少有可能被人发现。在他继续向下走时，他突袭这个神秘的杀人犯的希望也就变得越大。

这时，通道又出现了分叉，这一次蝙蝠侠却走进了左边的通道。虽然对自己的记忆力极为自信，但当黑衣骑士发现通道是斜向下的时候，他仍然禁不住高兴起来。盖在地板上的灰尘，依然不见有任何人走过时所留下的脚印。

又向前走了 10 英尺，在电筒光圈的边缘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动。蝙蝠侠立刻给惊呆了，本能地举起了手中的标枪，他的五官变得警惕起来，等待着会发生的什么事。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了一小会儿，他试探着迈出了一步，再一步。

在一片漆黑之中，突然有两个光点紧盯着他。蝙蝠侠惊异万分地眨着两眼。一只大公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那电筒所照射在地上的光圈内。这只有着黄黑条纹相间的畜牲，一声不响地在他周围转动，像是想弄清他在这里正于些什么的样子。最后，像是表示它同意他的到来似的，这只猫喵地叫了一声。然后，它便不再叫第二声，沿着通道跳跃着跑了并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

蝙蝠侠摸不着头脑地摇了摇头。他敢肯定，猫女并没有参与这些犯罪行为。但在这通道里出现一只猫，却似乎在说情形并不是这样。突然之间，他忽然醒悟过来，把那畜牲放走，真是大错特错。于是他拔腿便朝这只猫追了过去。

大约就在布鲁斯·韦恩首次出现在刘易斯顿的珠宝店的同一时候，猫女也走进了地下迷宫。塞莉娜对于地下通道网这个名字，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对这地下深处到底潜藏着什么危险也根本一点不害怕。塞莉娜·凯尔虽然天生智力过人，可是却极缺想象力。她认为黑暗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帮手。地下迷宫这绝对的漆黑一片对猫女来说一点威胁也没有。

她是从格特姆市繁华的商业区端头一栋无人居住的大楼走进这地下通道网的。她在图书馆找到的一本很早出版的书，详细叙述了这个繁华的商业区的历史，同时还为她提供了一幅地图。当下拆下把这地下通道与外界隔绝的那几块朽坏的老木板时，她脑海里泛起的，只是些隐隐约约的回忆。

像往常那样，当她去干那些无法无天的勾当时，她总是穿着她那特制的猫女服。这衣服原先是为一位富翁的女儿参加舞会而设计的，但当它落入猫女之手后，这黑色的猫女服便经历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一层薄薄的尼龙丝网衬垫大大增强了这衣服的力度，使它用刀子也难以割破。双膝和双肘处的衬垫则使她不容易受到伤害，她那面罩所衬垫的一层高强度的泡沫塑料，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这服装仍然保留了原先的猫尾，不同的只是她用一条钢链

代替了它，增大了它的用处；在情况紧急时，这猫尾就可当作一件出人意料的致命武器来使用。

她的手指的末端，戴着几乎 1 英寸长的弯曲锋利的金属钩。她认为这就是她的猫爪，而尝过这猫爪的厉害的则远不只一个男人。塞莉娜的腰带里别着的，则是 1 条 12 英尺长的皮鞭。她使用这致命武器的技巧娴熟，因为她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不停地练习。

她脚登柔软而十分合体的靴子，沿着这漫长的钢筋水泥通道不快不慢地走着。她手拿一支微型电筒，电筒发出铅笔那样粗的一束光。这就是猫女所需要的全部亮光。她深知自己要去的这个地方，像蝙蝠侠一样，她朝地下深处走去。

每当走到地下通道一分为二的分叉处，塞莉娜便掏出地图来。她总是向那通向更深处地下通道走。她深知，盗宝杀人的这位智力超人的犯罪分子，一定是藏在了地下迷宫的最下一层里。因为要是她去于这种罪恶的勾当，她也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的。

走了 20 分钟几乎是 1 英里的路程后，塞莉娜遇见了第一只猫。它安然地蹲坐在通道的正中央处舔着自己的爪子，几乎像是在迎接一位来客似的。猫女吃惊地揉了揉眼睛。她根本没想到，在这些通道里，她竟会发现有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

她眨了眨眼，再次讨厌地揉了揉眼睛。可是眨眼间那猫却不见了。它镇定自若地在那里等她出现，然后便消失不见了。猫女顾虑重重地叫了一声，接着便从腰带里抽出了鞭子。让猫站岗放哨，乍看起来像是不可能，可是在格特姆市下面的这个地下迷宫，不是谁也没想到会躲藏有杀人犯吗！她继续向前走，身上的所有感觉器官全都警觉起来。

又走了 500 英尺，这通道便再次出现了两处分叉。这一回，一只黑白条纹相间的大猫就蹲坐在右手边的通道里。当塞莉娜走近时它喵地大叫一声，然后便朝通道飞跑而去，转眼便不见了踪影。

“妈的，”塞莉娜骂道，声音里透出一丝畏惧。“这情景仿佛就出自《小女孩》这本小说，而我就是小蒂米似的。”

塞莉娜耸了耸两肩，然后便跟着那猫向前走去。当走了 200 码之后，通道再次出现分叉。在左边那条通道口处，她正跟着的那只猫就蹲在那里等着她。它身边还蹲着一只毛色淡灰的暹罗猫，猫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当塞莉娜走近这两只畜牲时，它们像受制于同一个大脑似的，转身朝身后的通道就跑。

每当进入另一条通道，这些猫便增加一只。不久之后，塞莉娜前面便跑着几乎 12 只猫，全都朝着地下迷宫的更深处跑去。

她曾经稍为怀疑过一下，不知道进入这地下通道是否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她所受到的接待，表明有人在等着她。她控制猫的能力虽然很高明，但与她尚未谋面的猎物所显示出的能力相比，她的这种能力看来几乎等于零。在这些畜牲所表现出的协调一致的反应里，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且不可思议的东西。

前方远处出现的一片黄光首次向塞莉娜表明，她就要见到这地下迷宫的主人了。到那时，她约略估计了一下，她在通道里行走已有一个多钟头，所走的路也有好几英里了。那片黄光越变越大，在她前方几码远的地方，现已展现出一群群各种各样的猫。

这条通道一直通到一个巨大的钢筋水泥拱顶室，这地方是正方形的，每边长 10 码。塞莉娜马上注意到，这房间的每一面墙，都有一个与她走过的那条通道完全相同的通到另一条通道的开口。她尽管对走到这里来的那条路记得一清二楚，但如若从另一条通道出去，却有可能使她遇到极大的麻烦。但在她能安全地在她脑海里想出恰当的出路之前，她的目光却落到这房间的中央，由于吃惊，她的两眼瞪得溜圆溜圆。

一个男人斜倚在用枕头作成的王座上，周围蹲满了猫，这些猫多得比塞莉娜在一个街区所曾见到的还要多。这里的猫足足有几百只，有大猫也有小猫，有年轻的猫也有老猫，有公猫也有母猫，全都瞪大眼睛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她，那种目光的强烈，几乎能使人进入被催眠状态。然而，迫使她不得不注意的，还是这些畜牲的主人。

这个人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白色长袍，只让他的头和双手露了出来。他那皮肤是老象牙的那种淡黄色，与他那头黑得像夜晚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血色的薄嘴唇动了动，露出一丝表示赏识的微笑来；而他那深绿色的双眼，则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他胸膛上那块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而又美丽无双的祖母绿宝石，带着不自然的生命力在跃动着。

“欢迎来到我的老巢，”她的主人说道，以极快的手势向房间的四周挥了挥；他的声音深沉有力，响彻了整个房间。“欢迎你前来猫的王国作客。”

“猫的王国，”猫女念叨着说道，同时小心翼翼地注意到，房间的地板上到处乱堆着一堆堆价值连城的珠宝。“太妙啦。可是见鬼，你是谁呢？”

“你猜不出来吗？”那个黄皮肤的人问道。他把手向一边伸去，轻轻地使手指越过一个黑色大枕头的顶端。由于没有预先警告，塞莉娜突然被惊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就在此时，一个巨大的脑袋从地上抬了起来，与她的目光相对的，是一只体形巨大的黑豹那两眼的凶光。

她的那位主人吃吃笑道：“我是猫中之王。”

她是他所想象得到的和想象不到的一切的化身。一种毫不外露的满意之感涌上了猫中之王的全身。猫女作他的配偶真可谓是天造地设，不过得迫使她服从自己的意志才行。

“坐下，”他命令似他说道，用手指了指地板上到处乱放着的座垫。“请不要客气。要不要来杯葡萄酒？我整个晚上都在等着你的光临。”

“是吗？”猫女说道，慢慢地坐到了地上。他邪恶而又满意地注意到，她背朝通道出口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面朝着他和午夜杀手。她根本不信任他。这正是他所希望于她的。轻信的人容易吃亏上当。

“葡萄酒，要喝吗？”他再次问道，同时举起了一个瓶子和两个杯子。

“是从格特姆市所有最好的陈年佳酿中精选出来的。”他大笑起来。“丢失宝石的消息登满了各种报纸，因此谁也不会去理会丢失几件家具或几瓶陈年佳酿了。”

“没错，没错，”猫女说道，两眼始终紧盯着他，接过来斟得满满的一怀酒。“我们还是说说关于你等我的那件事吧。”

猫中之王小口小口地啜着酒，像是让他的客人放心，酒里并没有放毒。他很明智，对于像猫女那样的女猎手，他才不会试图于任何愚不可及的蠢事呢。对于她，他得用更加狡猾的陷阱才能捉住她。

“好吧，”他狡诈他说道。“我以前所作的任何案子，全部不留下丝毫蛛丝马迹，因此你真的以为，我会在最近所于的一个案中，竟无能到会留下

带血迹的脚印吗？那是我指使‘午夜杀手’故意这样子的。”那黑豹听到提到它的名字，立刻嗥叫了一声。“让它踩在那摊血上。这是我向你发信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乐意，那就算是对你发出的邀请信吧。邀请你来我这巢穴作客。”

他再次微笑起来，对自己感到十分得意。“这封邀请信还真的起了作用。”

“我不是来了吗？”猫女说道。“不过是按我的条件，出于我自己的原因而来的。明白吗？”

“当然啦。你是我的贵客。我保证你在这里绝对不会受到伤害。”

“对你的关心我表示感谢，”她答道，声音里透出一丝嘲讽。“因为考虑到你的双手已沾满了鲜血之故。”

“这算什么。”他厌烦地从鼻腔里哼道。“全是些凡夫俗子。他们的死亡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无足轻重。”

“像我们？”她接口说道。

“一点没错，”猫中之王说道，同时让右手经过胸前把那块宝石向上举了起来。像给通了一下电似的，这块神圣的主石的威力流遍了他的全身，使他的思考力一下子猛增了10倍。猫女的两眼激动地眨着，他的话以难以置信的精神力量摧垮了她的意志。“我们是锡克默特神的选民。”

“锡克默特？”她不解地问道，一心想了解更多的东西。

“就是神，”猫中之王说道。“埃及的狮头女神，又称太阳神的眼珠。我和你，还有像我们那样的不多的其他几个，是她的门徒，是她的孩子。我们都是猫人。”

“我实在不明白。”猫女说道，两只眼睛一直不从他身上离开。

“听着，还是我来给你讲讲我一生的故事吧。”他答道。“讲我命中注定的故事，也是你命中注定的故事。”

重新安坐在垫子上后，他把一切注意力全集中在了猫女身上。等他把故事讲完，她的思想就会被他所控制。她的意志，只有那么一点儿残存下来，其存在只是为了服从他。

“我叫兰德洛斯·贝伊。我40年前出生于埃及这块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土上。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对狮头女神锡克默特来说是神圣的。我母亲是个富可敌国的女人，在开罗郊区拥有一座大别墅，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关于我父亲人们却只字不提，我从痛苦的教训中懂得了，永远不要问这个问题。然而，在过去那些岁月里，我母亲不时暗示性地提及到这最好不要公之于世的痛苦的秘密。我很快便十分清楚，我的出生并不是某种意外的私通所结出的出乎意料的结果。我所受到的教育更证明了这一点。”

贝伊打住了话头，又啜了一口葡萄酒。猫女坐着一动不动，被他的故事和那心形女狮神锡克默特宝石的威力迷住了。“白天，当时开罗最杰出的学者给我讲授科学和艺术的知识。可到了晚上，我母亲便带着我前往该市的老城区与别的人秘密相见，我在那里所学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知识。”

他放低了声音，房间里的各种影子这时便似乎变长了。“老态龙钟，形容枯槁的人教给我的是巫术。文明的最早发源地，可是埃及啊。现代历史不过始于二千年前罢了。当基督降世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早已辉煌了三千年。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巫师，在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的阴影下呼风唤雨。他们的智慧，已为我所继承下来。”

“为什么得是你呢？”猫女问道，而这个问题则使他吃了一惊。她尚未

完全被他那摄魂术所控制摆布。

“我是锡克默特所选定的人，”兰德洛斯·贝伊答道。“你也是。可能还有别的人，但这些人尚未认识到自己的全部威力。我们都是猫人。”

“对于这种天赋根本不存在合乎逻辑的解释。我的那些师傅，虽然在巫术方面大智大慧，也没法给我解答这些问题。某些人天生就与猫科动物有一种特定的相互吸引力。我们命定属于猫的王国。我们被它们所吸引，而它们也被我们所吸引。我们像它们那样思想，并且了解它们。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也许情形确是这样，即那些相信肉体能再生的说法的人是可信的话，那么我们的前生就是猫类动物。”

这位埃及人举起了拿着那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的那只手。“我的师傅和我母亲以古老的方式，亦即巫术的方式对我进行教育，因为他们怕我，怕我所具有的威力。这块宝石是我那位不知名的父亲留给我母亲的，责成她在我13岁生日时送给我。她不敢不服从。”

贝伊摸了摸那宝石。它发出一阵阵天生的光来，是那种与他那绿色的眼珠相辉映的绿光。“在埃及的古经卷里，这宝石名叫锡克默特之心。这是一块有生命的宝石，使它的主人拥有通百兽语言的能力，从而成为猫科动物之王。”

他心里清楚，他不能说这主石的光芒能使其主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那些稍逊于他的人，其中包括他那些猫类追随者们。而且还有任何对他装神弄鬼却不起疑心的人。再说上几分钟的话，猫女就会成为他的人，从肉体上和灵魂上永远为他所拥有。

“我母亲与她的朋友为我安排好了远大的前程。不幸的是我并不愿成为她们的阴谋的马前卒。我的头脑是我的。等我一长大成人，我便离开了他们及他们那卑劣的梦想。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来到了美国，渴望着品尝肉体的快乐。”

贝伊假笑了一声。“一连20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驯兽师。以前从来没有准能那么轻而易举地驯狮伏虎。我的这种技巧，成了电影和电视制片厂的可居奇货。每次与马戏团作巡回演出，我挣的钱得用天文数字来表示。没有准对我的这种专业技巧的原因问过个为什么，而我则深知，最好对他们守口如瓶。”

“美女。威力和荣誉，随我尽情享受。一连几年，我在这种威力所带来的快乐里恣意享受。”他停了停。“然后，当正常的享乐再也不能刺激我时，我便重新返回到我年轻时的黑暗中去。在我追求更大的刺激和新的感官享受时，远不止一个无辜者命赴黄泉。”

这位埃及人脸红起来，知道自已的话说过了头。但是他却无法打住话头。“但这并不够。我要更多的东西。我渴望有个伴侣，有个配偶。她就是你。”

猫女的两眼吃惊得鼓突了出来。兰德洛斯·贝伊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只是已经太晚了。甚至连锡克默特的心形宝石，也无法消除猫女天生对男人的不信任感。

她懒洋洋地站了起来，两眼一直没有离开他，只是现在眼色已变得狐疑起来。她不再处于被动地位，举起鞭子对准了他。“贝伊，好牌并不全都在你手里呢。你要是以为，对付小猫的一点鬼计和一屋子的钻石，就能使我把你当成心上人，那你可实在是疯了。”

他们两个都站了起来。但当这个埃及人对此作出回答之前，一只条纹黄